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明奇俠傳 第二回 雲太師無兒繼子 鍾御史愛子聯姻

詞曰：晉楚齊秦才過，梁唐漢魏回頭。英雄血淚染沙丘，剩水殘山依舊。

籬下黃花初老，江邊紅葉傳秋。眼前風景不停留，瞥眼青蚨過手。

話說那雲太師大叫一聲，不覺驚醒，一身香汗，乃是南柯一夢。耳聽樓樓正打三更。夫人見老爺驚詫，便問：「相公是何原故？」太師道：「夫人，真正好生奇怪！方才下官合眼朦朧睡去，忽然見一輪明月從空飛將下來，打到後樓上面，錚錚有聲。下官驚醒回來，卻原來是一場大夢。但不知主何吉凶？」夫人道：「古人夢日生男，今日相公夢月，當生奇女，落在後樓，莫非應在女兒身上？」老爺歎道：「古人云：女生外相。你我夫妻二人年過六旬，只生此女，一個女兒，便是奇才，也做不得香煙後代！」說罷，歎聲不止。正是：身逢老邁思兒女，人到中年望子孫。

夫人聽了道：「相公差矣！女兒雖是外相，也有半子之分，將來長大成人，揀一個好女婿招在家中，膝下也可奉養。」太師道：「這有何難，不管那一房過繼一個就是了。只怕不長進，有辱家聲。我想三房裡有兩個兒子，大的雲元，年已三□歲了，只有二姪雲文，年方□六，可以過繼。只是我素日聞得他愚蠢不堪，終日頑皮，不肯唸書，又怕承繼過來，反惹氣惱，所以未決。」夫人道：「那是三叔自小兒不教之故，過繼之後，送他人學，嚴加管教他就是了，有何難處？」老爺道：「說的也是。」

次日，太師朝回，便與夫人商議，寫了一封書子，叫過兩個老家人，叫做張能、李得，吩咐道：「有書一封，你與我送到山東家內三太爺開拆，就請二相公一同來京，回來有賞。」那張能、李得答應道：「是。」領了書子下來。正是：無端撒下鉤和線，從今釣出是非來。

話說那兩個家人領了太師的鈞旨，收拾行李，備了馬匹，就是當日動身，往山東去了，不表。

再言那鍾御史有一位公子，年方□二，生得面如冠玉，唇若塗朱，一表非凡。名喚山玉，號叫林雲，從在京一個翰林讀書。那翰林是鍾爺的同年，姓文名正，字真儒，為人端方正直，博古通今，現任翰林之職。因翰林院是個冷淡的衙門，除朝廷編修之外別無他事。他宅同鍾府相近，故鍾佩將公子早晚送去讀書，非認真為師，不過是交好之意。那文翰林也有一子一女，那女兒年方□歲，名喚翠瓊，卻聰俊非常，千伶百俐，不論描龍繡鳳，件件皆精，就是那詩詞歌賦，無所不會。這也不在話下。

不覺流光荏苒，早是正月初八。那日鍾佩朝回無事，思想新年以來，尚未與太師聚談聚談，元旦賀節，不過一帖，朝房相見，又不好談心，思想今日無事，不免前去探望探望。隨命家人傳外班打道，向雲府而來。不多一刻，早到相府。相府那些門官家將，平日知道相爺同鍾爺相好，時時來往慣了的，相爺在家，並不通報。鍾佩到門下轎，直入書房，無人阻擋。鍾佩到得書房，只見雲太師挽著小姐，在那裡看盆景梅花，背著臉閒立閒頑。鍾佩見了，緊上一步叫道：「太師爺在上，卑職在此恭賀了。」雲太師回頭，見是鍾御史到了，便笑道：「原來鍾年兄到了，老夫失迎了。」二人登堂見禮已畢，太師便叫女兒：「過來拜見叔叔。」小姐聽了，走到中間，叫聲：「尊叔在上，姪女拜見了。」端端正正拜了兩拜。鍾佩忙忙答禮，扶住道：「姑娘少禮。」小姐拜畢，侍立一旁。鍾佩細看雲小姐，生得如花似玉，正是：若非群玉山頭客，定是瑤台月裡人。

那鍾佩細看雲小姐，雖是小小孩童，卻生得骨格不同，猶如出水芙蓉，毫無俗氣。口內不言，心中暗想：「若與我兒山玉為婚，倒□分相配。」便稱贊道：「太師好位令愛！卑職一向並不知道。」太師道：「小女一向隨他母親學學針黹寫字，老夫見他字還寫得好，今早帶他到書房讀書破蒙，不想卻遇年兄，有失迴避。」鍾佩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有一位先生，可以薦來設教。」太師道：「老夫只有一個小女，那裡費事請師。如今要過繼舍姪為子，倒也要請位西賓。請問是那一位？」鍾佩遂將文翰林的家世說了一遍。太師道：「莫不是丙辰科的進士文正麼？」鍾佩道：「正是。」太師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俟上元後，煩兄相請，老夫自然下帖過去。師生之禮，不可造次。」鍾佩道：「是極，是極。」思想沒有什麼答覆小姐，遂在身上解下所佩玉環，遞與小姐道：「賢姪女，無以為贈，此物可以不時取玩。」小姐不敢去接，太師道：「既是叔叔所賜，收了罷。」小姐方才謝一聲收了，同丫鬟進內不表。

再言雲太師當日便留鍾佩書房小飲，飲酒中間，鍾佩啟口道：「請問令愛可曾恭喜受聘？」太師道：「因年小尚未。」鍾佩道：「自然也要門當戶對？」太師道：「家不在乎貧富，倒是人才二字要緊。」鍾佩道：「卑職有句心言，只是不敢冒瀆。」太師正色道：「你我相好，但說何妨。」鍾佩道：「卑職所生一子，今年□二，雖不聰俊，倒也念得兩句書，欲想來聯秦晉，只恐高攀不起。」太師道：「何出此言！想令郎自是不凡之才，老夫又與年兄相好。如此甚妙。」鍾佩道：「既蒙不棄，乞求庚帖。倘若老夫人不肯，卑職也不敢強求。」太師道：「這又何難。」隨取筆寫了庚帖，雙手遞與。鍾佩忙忙作謝，收了庚帖。正是：只因一紙年庚帖，已定絲蘿百歲姻。當下鍾御史收了庚帖，作別回去。太師入內，自然與夫人商議，這且不表。

且言雲府那張能、李得兩個家將，領了太師的書子回山東投遞。他二人渡水登山，非止一日，來到兗州府。進了城，來到雲太師本藉家內。且言雲太師有位堂兄，名喚雲宗，為人頑蠢，不識詩書，是太師代他捐了個州同的職銜。他倚著太師的勢兒，狐假虎威，把些祖遺的家產都花盡了。兩個兒子都不教他讀書，終日遊蕩。那日雲宗正在家思想日子難過，「不若進京到兄弟那裡想法，只是他三年無信，不知如何樣了？」正在那裡思想，忽見張能、李得走進來道：「二太爺在上，小的們叩頭。」雲宗道：「不消了，起來，起來。」問道：「太師近日好麼？」二人道：「好，好。今有書一封，花銀二百兩，叫小的們送來，叫請二相公同小的一路進京。」說罷將書呈上。雲宗拆開一看，只見上面寫的是些家常寒溫話兒，後面寫的是年老無子，要過繼二姪為兒，著他進京讀書，後來自有好處。雲宗看了，不勝之喜，心中想道：「我如今家業凋零，難以度日，兄弟百年之後，他過繼兒子，將來家財多是他的名下；二兒子在家終非了局，不若就送他進京，將來弄出一個官來，也是我的受用；兄弟一死，都是我的了，豈不為美！」想罷，道：「你們路上辛苦了，安歇安歇，我明日去收拾行李，叫二相公同你們進京就是了。」打發張能、李得二人出去，他就把那二百兩頭拆開書皮，取了三四錠放在腰裡，餘者教妻子拿去收了。正是：閒在家中無擺佈，陡然富貴一齊來。

那雲宗拿了銀子，便叫：「二小廝在那裡？」那雲文正在外面皮頑，聽得父親叫他，他便走到前道：「做甚事喊我？我是不挑水的。」雲宗道：「呸，你如今不挑水了，叔叔有信，叫你進京與他為子，要享富貴呢。只是將來不要頑了。我今帶你上街買兩件衣裳，明日好同他們進京的。」雲文聽了，好不歡喜，遂跟雲宗上街，買了幾件衣裳、鞋襪等件，又買些魚、肉、酒來，預備明日打發兒子動身，忙了一日。當夜治酒，管待張能、李得。次日五更起來，一同吃了東西，張能、李得起身，雲宗送了兒子一程，不表。

且言他三個人在路行程，非止一日，到了京都，進了相府，呈上回信。太師賞了五□兩銀子：「辛苦，歇臥去罷。」二人叩頭謝賞，領雲立來見。那雲文見了相府的威儀，有些膽怯，冒冒失失，走上前道：「爹爹在上，孩兒拜見。」--那爹爹二字，是在家教了來的。太師道：「罷了，隨我到後堂見你母親去。」雲文隨太師來到後堂，見了夫人，拜了四拜，又與小姐拜了兄妹之禮，當日夫人吩咐收拾書房，那一切的牀帳被褥都是新的，又代他做了兩套新衣裳，都是妝花織錦，光華燦爛。正是：陡然富貴非容易，頃刻榮華實在難。

當晚家宴，卻好是正月□五的日子，相府中張燈結綵，吹竹品絲，好不熱鬧。賞燈飲酒，到了三更，各自去安歇。次早太師叫家人下帖，請文翰林、鍾御史飲宴，要擇吉日送子女上學。那鍾御史是兩下說通了的，見帖即忙打轎，親自到文翰林府中約他同往，不表。

且言雲太師當日收拾花廳，張燈結綵，備了三席，到午後，見堂官來稟：「鍾爺和文爺到了。」太師吩咐開中門。那一聲吩咐

宅門上傳將出來，只見那些值日效用的官兒，一對對都來伺候。三聲炮響，兩番吹打，方開中門。文、鍾二人到了門口，先投了帖，一刻，只見兩個中軍出來，向文、鍾二人道：「太師爺有請。」正是：一聲傳請非容易，足見斯文品格高。

那文、鍾二人怎敢走中門，稟了兩番，只見簷前堂官迎將下來，道：「相爺有請，煩鍾爺陪文爺登堂，相爺不迎接了。」二人聽了，方才隨堂官步進中堂。太師相迎，二人要行庭參禮，謙讓再三，只行了個賓主禮。禮畢告坐。茶過三巡，敘了幾句寒溫，便請到花園坐下。太師吩咐家童鋪下紅氈，叫女兒同哥哥雲文出來拜見先生。拜畢，太師又下禮拜立正。文正忙答禮道：「晚生領教。」行禮之後，方才坐下。太師有心要看人才，向鍾佩道：「就請令郎□八日同文先生到舍讀書，不知尊意若何？」鍾佩道：「若得如此，卑職幸甚。」忙打躬謝了。文正坐了首席，鍾、雲二人開席相陪，左右樂聲齊奏。安座已畢，方才兩邊家人上來。忽聽得花廳外耳門一響，見一人金冠繡襖，帶醉而來道：「諸公好飲，就不呼我一聲？」往上直走。左右皆驚。你道相府內也有人闖席？正是：只為一人闖席，遂教平地風波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